

权力是一种病毒

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又是一把双刃剑,它犹如一种病毒,既可以致他人于死地,同时也会殃及自身。



《权力病人:朱元璋的帝王笔记》

宗承灏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6年1月

有人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代,它不仅集专制集权之大成,几乎囊括了所有皇权社会最为极端的统治手段,同时也将中国人的传统人格,即所谓的国民性展示无遗,从中不难窥见一个民族之于传统文化浸染下的精神面貌。如果把明代社会看作是研究中国血缘宗法制度的一个横切面,那么,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则无疑可以看作是一个可供研究中国权力游戏的鲜活标本,从一介草民,到万乘之尊,朱元璋以农民耕作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小农经济的庞大帝国,他本人也经历了极具戏剧性的身份转变,从中既能够看出权力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同时也可以看出权力如何造成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正因为这样,宗承灏先生才会在其新著《权力病人》中,将朱元璋称之为“权力病人”。

与一般的史学论著有所不同,宗先生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切入朱元璋的人生经历,直接让朱元璋本人现身说法,娓娓道出自己内心微妙的变化,形象地演绎出朱元璋从草根到帝王的心路历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中,似乎只有两个人真正做到了咸鱼翻身、屌丝逆袭,以一介贱民的身份上位,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其中一个刘邦,另一个即是朱元璋。而与刘邦相比,朱元璋曾经做过放牛娃、乞丐、和尚……贫穷到连父母都无法安葬的地步,出身更加寒微,地位更加卑下,算得上是草根中的草根,贱民中的贱民。朱元璋的人生经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是在逆境中苦苦挣扎,在朝不保夕的环境中讨生活;后半段大权在手,掌握着亿万人的生杀予夺,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之人性蜕变,在行为上表现出近乎变态的执狂。

朱元璋身上汇集了中国底层社会小人物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特征,自不待言,他同时还具有审时度势、善于驭人的个人禀赋。朱元璋的逆袭成功,既可以看作是个人奋斗的成功,也未尝不是机缘巧合——更重要的,是他擅长权谋机变、深谙厚黑学的结果。朱元璋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情结,尽管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但是,他眼中所谓的国家,不过是他当初赖以存身的农家的放大;他眼中所谓的天下,不过是他朱家朝廷的田间地头。朱元璋不仅牢笼天下,还要牢笼人心,他虽然始终怀抱着“要做一个真正的明王,为天下苍生创造一个幸福安康的光明世界”的理想,但不受制约的权力,却让他百无禁忌,将整个国家置于特务政治的监控之下。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又是一把双刃剑,它犹如一种病毒,既可以致他人于死地,同时也会殃及自身。朱元璋害怕有人觊觎他手中的权力,只能以杀人的方式消除自己的恐惧,宗先生所说“出万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这是李善长生前的荣耀,也是置他于死地的刀锋”,不妨看作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注脚。

历史不仅还原事实,同时也是让后人感受历史人物内心体验的一个过程——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观察大明王朝的创立,走进朱元璋的内心世界,站在朱元璋的个人视角上看待彼时的政治文化,进而去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变化,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毋宁说这正是宗先生写作这部《权力病人:朱元璋的帝王笔记》的本意。 慧远

把历史凝固在四天三夜

『失败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倒了的拿破仑·波拿巴比立着的拿破仑·波拿巴更高大。』



《滑铁卢》

[英]伯纳德·康沃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月

英国作家伯纳德·康沃尔撰写的传记作品《滑铁卢》,副标题名为“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时间就是威灵顿手里的那只表,公爵表现得镇静自若,但士兵们注意到他经常看表,后来公爵说,表的指针慢了肉眼无法察觉的地步。高度浓缩到四天的时间框架让整部作品充满了紧张动感,久久尚未抵达的布吕歇尔军队加剧了悬念,而发生在四臂村、乌古蒙、圣约翰山等地的每一场小型战役,一次次难分胜负的殊死搏斗,每个细节似乎都能改变战局的走向,陆大鹏的译笔保证了翻译质量,本书大量的插图也尽可能直观地还原了当时的战争场面。的确是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

厄尔巴岛羁押着一头装睡的雄狮。像拿破仑这样斗志旺盛的人,怎么可能甘心1812年的兵败莫斯科?他在等待时机,复辟的波旁王朝不得人心,法兰西的群众也在想念他们的皇帝。本书开端就是这一记漂亮的回马枪,1815年3月,拿破仑甩开了监视者,从厄尔巴岛回到了法国。“天大喜讯!拿破仑再次登陆法国!万岁!”这是法国人的热烈反应。正在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被迫变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双方的军队正在集合中,而拿破仑向来不喜欢防御,1815年6月,他出征了,目标是用一轮重拳,彻底打垮布吕歇尔和威灵顿。

滑铁卢战役是世界战争史的经典,这场大战不仅使叱咤风云的拿破仑一蹶不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世纪初叶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再次回顾这场大战,一连串偶然因素促成了拿破仑的失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是一场意外的大雨,这场大雨严重影响了法军引以为傲的大炮的效率,更迫使拿破仑把进攻的时间推迟了好几个小时,而这几个小时恰好足够驰援威灵顿的普鲁士军队及时赶到。法军的失败就此定局。我不由设想:如果没有这场大雨,或者,如果奈伊不瞻前顾后,一鼓作气拿下四臂村的十字路口;如果热罗姆·波拿巴不急于证明自己,按照指示仅仅围攻乌古蒙而不是投入大量兵力去攻打这座堡垒;如果格鲁希率领几万大军与主力会合而不是如无头苍蝇一般到处乱转……如果其中之一成真,滑铁卢会不会成为拿破仑新的起点?可惜历史永远排除假设,滑铁卢注定只能是拿破仑这位绝代伟人最后的秀场。

本书的另一颗明星是威灵顿公爵。身为英国人,作者在感情上明显偏袒威灵顿,公爵大人克制冷静,皇帝陛下却时常陷入危险的激情,法军将领奈伊等人也显得或无能或昏头。比起威灵顿在联军部队中如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拿破仑更富有戏剧性也更具有悲情色彩,因此很多人刻意忽略威灵顿,而宁愿把荣光赋予拿破仑。本书可以看做力图消除“拿破仑神话”的一种方法。作者将很多视角聚焦于威灵顿有个好处,突出了这场战争最扣人心弦之处——棋逢对手!法国大作家雨果说过:“失败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倒了的拿破仑·波拿巴比立着的拿破仑·波拿巴更高大。”如果这句话成立,前提是要看到与拿破仑比肩而立的威灵顿,能够遇到高质量的对手,这是军人最大的幸运,他们不因对方的伟大而减损自身的光芒,激烈的相互碰撞是命运线的经纬交汇,共同编织了一部伟大的战争史诗。 林颀

一曲手艺人的咏叹调

『一个老师傅不能体面地收山,不是看他这辈子做了什么,而是看徒弟对他做了什么。』



《收山》

常小琥 著
译林出版社
2015年12月

纵观中国文学,不乏写“手艺人”的小说。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里的锡匠;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里的皮匠,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可随着时代进步,手艺却在渐渐消失,手艺人也逐渐被淹没在人们的“速生活”里。我们好像都厌倦等待。培训课、速成班充斥在日常里,跟一位师傅学一门手艺变成了件特别奢侈的事情。传承几乎遥不可及。

可是,北京“土著”常小琥的《收山》就是一个关于师徒情义和技艺传承的故事。一个青年作家这样取材,真让人捏了把汗。如今,谁还真正关心“师傅”这个称谓?孙悟空与唐僧取经的路上,武侠小说的世界里,才是我们常见“师傅”的地方。

常小琥真会写。他选了一种最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的技艺:“厨师”。故事围绕着北京的餐饮老店“万唐居”的兴衰和“宫廷烤鸭”技艺的沿革展开。如此一来,读者的口味从小说伊始便被吊得老高,仿佛窥见了全聚德的挂炉烤鸭、天福号的酱肘子以及大顺斋的糖火烧等各色京城美食的秘密。其实,这真是一本边读边流口水的“好吃”的书。

小说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一心想当厨师的屠国柱,年纪轻轻便进了万唐居拜师学艺。常小琥的小说人物姓氏很有意思,本书的主人公姓“屠”,而《琴腔》里的琴师姓“秦”。看似不起眼的姓氏,倒是有一股冥冥中注定的禅意。就像他在序言里所说:“人得惜福,是吧”。屠国柱拜掌灶杨越钧为师是福;他与葛清亦师亦父,在后院摸爬滚打地学烤鸭子是福;与冯炳阁、陈其、曲百汇和苏华北先后成为同门师兄是福;就连他最后不得不从万唐居经理的位置退下来,依然守着师傅的灶台在后厨做大师傅也是福。

真正的师徒关系,是一种超越血缘的父子关系。传承下来的技艺就是血缘,将师徒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杨师傅说:“一个老师傅不能体面地收山,不是看他这辈子做了什么,而是看徒弟对他做了什么。”杨越钧、葛清以及徒弟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小说的主要看点。故事情节穿梭于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年代里,更能凸显对古老行业的无情冲击。人心便成了小说里突不破的底线。老师傅到底能不能体面地收山?小说里自有答案。不过,师徒之间挥之不去的情义,以及为保有古老技艺而努力的精神,倒是读得我们眼泪涟涟。

如果有《美食家》里朱少爷那样的吃货,一定要配一个像《食神》里史蒂芬·周那样的厨厨。在《收山》里随便地举出几位,都有神厨风范。可当读到葛清采用杏仁片的传统技法,抄起一把精巧的直刃片鸭刀,将鸭子片得“鸭皮上流出的油挂到托盘,慢慢又汇成云朵般的油花,莹彻平滑”的时候,我们不由得为这门精湛技艺哀叹,如果失落了便是传承的罪过。可是,传承又谈何容易呢?

在本书里,我们见识了未见的厨艺、体味了美食的艺术、目睹了历史与现代观念的撞击,以及两位老师傅的悲凉和众位热血弟子的焦虑。所谓的“收山”,实则是一曲众声纷杂的咏叹调。我们要感谢像常小琥这样的作家,为我们传递记忆。忽然间,觉得世界变得温暖了。 夏丽竹